**课程选题**

顾潇 2014201042

**【选题】**：在手机聊天情景下，比较接收者对正性表情（emoji）和负性表情的情感敏感度（包含对信息情感理解和引发自身情绪程度的差别）。

**【选题阐述】**：

1982年，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斯科特·法尔曼教 授用一串ASCII字符 “:-）” 来表达微笑的情绪，这个需要扭头观看的表情符号开创了表情符号的历史。（伍静，2016）现在，随着智能手机和网上聊天工具的普及，表情符号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不断地推陈出新，类型的更替非常迅速。2015年，Emoji表情中的“喜极而泣 （Face with tears of joy）”入选《牛津词典》的年度词汇，目前国内有一个流行词汇“斗图”专指在聊天时单单炫出大量表情图片。有研究表明，在网络聊天时，使用文字和表情符号可以增加交流内容的丰富性从而也使得网络聊天更加有趣，这种乐趣也促使人们更愿意通过网络交流。（Sara & Timmy，2017）表情正在改变人们的交流习惯，成为社交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研究通过对表情符号使用的用户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得出了使用表情的几大理由。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用表情符号辅助个人表达；其次是传达有情感色彩的语调和活跃聊天气氛；再有是减少文字中的不确定性以及当前情景的适当性。（Linda，Helen & Stephain , 2016）从这些理由中可以看出，在使用者看来，表情符号不但增加了网络社交的趣味，同时也让我们可以展现自我、充分表达。那么使用者也真的能够恰当地使用表情符号吗？表情符号真的 正确传达意义并且活跃气氛了吗？

其实人们不总是能正确使用表情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研究发现在社交网站上（如twitter、facebook）有些表情被归错了类，而人们有时也会不恰当地使用表情发布言论。（Yaowei Wang，2016）无论你是否意识到，信息的接收者却可能从中接收到了很多丰富的信息。有研究表明在交流中使用正面的表情符号可以减少对方对表情使用者的负面印象（Kingsburry，2014），提高对对方在宜人性、尽责性和开放性上的评价，（Helen，Linda & Stephain , 2016）使用者也会被认为更加开朗。（Darbyshire，Kirk，wall，&kaye，2016）甚至通过阅读带有表情符号的Facebook和聊天信息，接收方对表情使用者在人格外向性和开放性维度的估计正确程度很高。（Helen, Linda & Stephain , 2016）

根据以上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表情符号确实含有文字传递不出的“言外之意“，而接受者也能从中获取很多信息，比如对对方个性的了解，但是接受者是否真的感受到这种表情传递的”情绪“了吗？他们究竟是对正性表情符号更敏感，还是对负性表情符号更敏感？由此提出我的研究问题：在手机聊天的情景下，比较接收者对正性表情和负性表情的情感敏感度。由于对此的研究很少，所以我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提出假设：

1、带有表情的信息在理解的准确度上不低于不带表情的信息，且对其情感信息的评价高于不带表情的信息。

2、相比较负性表情符号，被试认为正性表情符号传达的情感信息更鲜明，同时情绪反应更强烈。表现在与：情绪体验（正性场景带表情—正性场景不带表情）>情绪体验（负性场景带表情—负性场景不带表情）。

**【实验设想】：**

这是一个2\*2的被试内设计。因变量为聊天情景【正性（如被赞赏表扬）或负性（如批评责怪）】\* 信息类型【纯文字信息或带有表情符号（最常见的）的信息】。自变量包括两部分：1）被试回复的信息量与表情符号 2）被试完成一份关于对信息的评价（包括信息的含义与信息所传递出的情感信息）与自我情绪的报告。

**表情的选用：**目前有很多的表情包，但是不具有普遍性，且带来的其他变量太多。故使用最普遍的emoji表情。

**实验流程：**

实验要求被试根据**给定**的背景信息（比如向对方汇报工作或学习成绩），自行组织语言编辑，先发出信息。几分钟后，会得到回复（此为因变量，包括带有表情的正面或负面信息与不带表情的正面或负面信息）。随后要求被试根据回复编辑一条信息，并完成对当前场景的问卷（此为因变量，包括对收到的信息内容与情感的评价及情绪的自评）。每次被试都将受到一条信息，发出两条信息。每种类型的场景有2个，即被试将完成8次对话。

**实验控制：**

1. 试验中每次表情使用的种类不同，但数量相同，且都出现在文字最后。
2. 要求被试在试验前做情绪自评，作为基线
3. 通过问卷了解被试平时表情符号的了解程度和使用习惯，剔除完全不了解或者使用很少的被试。
4. 为了平衡上一条信息的干扰，每完成一次对话及对信息的评价和情绪自评后，有固定间隔的休息，同时采用拉丁方的方式安排场景的顺序。

**【实验假设】：**

1. 带有表情的信息在理解的准确度上不低于不带表情的信息，且对其情感信息的评价高于不带表情的信息。
2. 相比较负性表情符号，被试认为正性表情符号传达的情感信息更鲜明，同时情绪反应更强烈。表现在与：情绪体验（正性场景带表情—正性场景不带表情）>情绪体验（负性场景带表情—负性场景不带表情）。

**参考文献：**

[1] 伍静. 新媒体时代表情包发展的传播学解析[J]. 出版广角,2016,(15):83-85

[2] Darbyshire, D., Kirk, C., Wall, H. J., & Kaye, L. K. (2016). Don't Judge a (Face)Book by its Cover: Exploring judgement accuracy of others' personality on Facebook.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58, 380-387.

[3] [Hsieh, Sara H.](http://psycnet.apa.org/index.cfm?fa=search.searchResults&latSearchType=a&term=Hsieh,%20Sara%20H.); [Tseng, Timmy H.](http://psycnet.apa.org/index.cfm?fa=search.searchResults&latSearchType=a&term=Tseng,%20Timmy%20H.)(2017),Playfulness in mobile instant messaging: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emoticons and text messaging on social interactio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69, 405-414.

[4] Kaye, Linda K.; Wall, Helen J.; Malone, Stephanie A. (2016)"Turn that frown upside-down": A contextual account of emoticon usage on different virtual platform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60, 463-467

[5] Kingsbury, M. (2014). R U Mad @ me: Social anxiety and interpretation bias in computer-mediated contexts. Ottawa Canada: Carleton Universit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6] Wall, Helen J.; Kaye, Linda K.; Malone, Stephanie A (2016),.An exploration of 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emoticon usage and implications for judgement accuracy.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62, 70-78.

[7] Yaowei Wang, Yanghui Rao Xueying Zhan, Huijun Chen, Maoquan Luo, Jian Yin (2016) Sentiment and emotion classification over noisy labels. Knowledge-Based system,Vol 111,207-216